

羣書通要

七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羣書通要卷之六

(丁集)

香火門

香類 (附) 香爐

(香獸) 香獸以塗金爲狻猊麒麟鳬鴨之狀空其中以燃香使煙自口出以爲玩好復有雕木埏土爲之者 香譜

(博山) 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爲爐 東宮遺事 其爐象海中博

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 呂大臨考石圖

(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人謂之香尉 述異記

(雞舌香) 漢尚書郎懷香握蘭含雞舌香 口二

(韓壽竊香) 賈充女悅韓壽美姿遂通焉竊奇香以與受 晉書

(國忠香閣) 王國忠嘗用沉香爲閣檀香爲欄檻以麝香乳香飾

土和爲泥飾閣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殆不侔此壯麗也天寶遺事

返魂香司馬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爲返魂香手持香爐懷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甚於龍腦德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爲引導盡見其父母曾高德哥曰但死今八十年已上則不可返矣洪蜀香譜

薔薇水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曰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敝而香不減同前

心清妙香燈影照无寐心清聞妙香杜詩

書三石堂錄琢瓷作鼎碧於水削銀爲葉輕如紙不文不武火力均閉閣下簾風不起詩人自炷古龍涎但今有香不見煙素馨忽開茉莉折抵處龍麝香檀沉平生飽識山林味不柰此

香殊嫵媚呼兒急取蒸木犀却作書生真富貴誠齋燒香詩

爐火類

里母乞火曹參爲齊相請蒯通爲客初齊王田榮畔項羽劫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及榮敗二人醜之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通之於相國乎通曰臣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而逐之婦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大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遂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物有相類士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禮之相國曰

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蒯通傳

撥爐中火百丈謂爲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云无火百丈躬起深撥得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傳燈錄

爐煨楮拙一團茅草亂蓬蓬
地燒天驀地空爭似地爐煨楮拙
慢慢騰騰地熱烘烘

煨爐火活煨爐火活鷄鳴熟沸鼎
茶香蚯蚓鳴
劉改之詩

爐无宿火燒葉爐中无宿火
讀書窗下有殘燈

晝灰到夜深孤燈照不寐
風雨蒲西林多少
関心事書灰到夜深
李羣玉詩

爐寒无灰地爐寒无灰相對空
四壁豈无可熱者
此事不慣灸
朱約山詩

火災類

城門失火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舊說宋門失火自汲取池中水

空竭魚池風俗通

竈占火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禪竈曰不用
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及
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
不復火左傳

曲突徙薪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書言宜以時抑制書三上
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
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
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而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
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
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向使聽
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
澤焦頭爛額與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霍光

（降雨滅風）

見太守公虎注

（民安夜作）廉范爲蜀郡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弊之失火者曰厲范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

燭類

（分鄰燭光）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與其鄰婦李吾合燭夜績徐吾寡貧而燭不屬或未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无與夜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陳席以待來者坐常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闇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爲齊使秦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无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可分我餘光无損子明而得一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茂之妻子在焉願以餘光振之

滅燭絕纓

見報恩類

金蓮炬

見榦林類

不欺暗室顏叔子曾獨居一室夜大雨比屋舍崩有一女投之
叔子令女執燭燭盡乃破屋柱續至明不二史記

燭奴中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盡燭謂
之燭奴天寶遺事

燭圍揚國忠每家宴使婢執一燭四行立呼爲燭圍開元遺事

火滅宋京師每歲正旦曉漏以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
燭百炬擁焉方布象城未之大城仍雜以衣綉鳴珂焜耀街
陌如逢宰相即諸司火城悉皆撲滅國史補

燃燭燃燈

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萊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

雖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
客相對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

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爲戒歸田錄

燈類

燈花占瑞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目聞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士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西京雜記

權油并禁松明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令權油以助軍須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爲松明撓奪乞行禁止蓋民間燃松明爲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明月禁之茂正大笑松明之禁遂止易齋笑林

恥鬼爭光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尺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吾恥與鬼魅爭光青燈有味白髮无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兇時陸計

青燈見此心身未容閑坐未深老來空自惜光陰十年卅士三

更雨只有寒燈見此心

燈花報喜今夕知何夕花燃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
囊裏排金口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士來報主人翁

書燈類

林公繼晷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進學解

看書到曉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幙朱戶
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書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床太
學如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今言語兩目眇
昏頭雪白此時提挈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
自口長檠高張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牆角君看短檠棄
鐵檠燈火父兄誨我髣髴初老不成名鬢髮踈紙帳鐵檠燈火
夜夢中猶讀小時書劉后村詩

莫棄牆陰童子糊新就紗籠碧色深喚回少年夢照見古人心

每對忘甘寢頻挑伴苦吟與君交到老莫慮棄墻陰后村詩
(相親如友)小籠踈四面明紙罩孤燈自小共寒熱相親如友朋
舊書曾遍照新燭燭相憎幾爲吟詩苦留光到夙興張商瑛

羣書通要卷之六

(丁集)

羣書通要卷之七

(丁集)

飲饌門

酒類

先王酒禮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樂記

儀狄造酒昔儀狄造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戰國策

魯酒之薄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一日與趙俱獻酒於楚王王主酒吏以魯酒薄易趙厚酒楚元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淮南子

淳于酒諫威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恐懼俯伏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家奉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飲可五六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无罰目眙不禁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合樽促席男女同席舄履交錯堂上燭滅主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灌夫罵座漢田蚡爲丞相娶燕王女爲夫人詔宗室列侯皆往賀魏其侯竇嬰欲與灌夫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與夫有隙嬰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地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蒲觴夫怒因嬉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蚡不肯行酒至臨口

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怒罵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迺欲效兒女曹咕嚕耳語蚡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蚡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藉福起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座不敬得棄市罪

本傳

劉伶荷鍾劉伶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之曰死便埋我

世說

阮籍步兵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座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座曰明公方以孝理天下而阮籍以重哀顯於公座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籍乃求爲步兵

黃公壚王戎爲尚書令着公服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縻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世說

孟嘉趣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本傳

徐邈聖人徐邈字景山仕魏爲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怒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偶醉言耳後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邈曰昔子反斃於榖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三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笑曰名不虛立陰鏗飲行觴陰鏗爲湘東王參軍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爲賊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

行觴者

〔顧榮啗執炙〕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爲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

〔相如滌器〕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本傳

〔陳遵投轄〕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候遵沾醉入見遵乃叩頭自白當對有期會母乃令從後閣出去遵所到取冠懷之惟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名者每至人聞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從事督郵〕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